



灯下漫笔

市区孙曙

名人故事

市区郑中顺

白菜青盐郑板桥

说句攀高枝的话吧,我多少是受了郑板桥的影响的,最早是经过汪曾祺先生的二传。汪先生的名作《故乡的食物》引用了郑板桥的文字,“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这几句出自板桥《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后面还有几句也很喜欢,“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简约鲜活、干净爽利的文字,既有文言句式与词法的雅正清健,又有白话语汇的浅近平白。微贱的乡村餐食,顿成温暖的人间滋味,颇有“百姓日用既是道”的意蕴。唉,糊涂粥少说也有三十年没喝过了。高宝兴盐,用汪曾祺先生的话说“风气相似”,读到《板桥家书》和汪老描写家乡风物的文字,殊感原乡的亲切和乡愁的怅惘。我是把板桥先生和汪老作为自己的文字之源的。

跟学生讲过《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板桥先生是中国漫长的农业时代的一位贤者,坚守儒家“仁”之底线,担任潍县县令,荒年,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不等上面指示,就开仓放粮。僚属相阻,他说:此何时,若辗转申报,民岂得活乎?上有谴,吾任之。他是孟子农本思想的实践者,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一再感叹“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还叮嘱家人,再有钱也只许“买田二百亩”“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在这些叮咛里分明能听到孟子“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的回响。儒家两千多年,板桥这样的贤儒还是很多的。

我知道郑板桥这个人则要早得多,小时候听大人叨咕谁家有郑板桥的字画,那都是各家珍藏的。板桥家族本来在盐城就有多家姻亲之亲与世交故旧,他又在大纵湖北宋庄等地坐过馆,留下的字画很多的,也得到了普遍的拥趸,我家里也挂过他的竹石四条屏(印刷品)。上大学的时候,八十年代了,流行佩名牌,有中山先生的名言“天下为公”“博爱”之类,也有板桥先生的名句“难得糊涂”“吃亏是福”,我是不敢佩的,一者算不得聪明,大事小事常是糊涂蛋,二者个性也没这么宣腾,还没做什么先夸口。也许那时候年纪小,板桥等扬州八怪的字画总觉得令人敬畏,不那么可亲。后来看到板桥的家书,家常之语,喜甚。现在想想这两种面目是统一的,一是严酷人世中的凛然自持,独标士子之节;一是烟火人间的人伦温情,拥抱有生之趣。一个人面对世间和自我的黑暗,将这两者圆融起来,人生就是通达的、怡和的。泰淮陈德林先生演过一部戏《板桥应试》,我觉得德林先生的郑板桥最贴近我想象中的郑板桥,记得还为此写过一则新闻稿,发在《中国艺术报》。

我最近一次引用郑板桥的文字,是他的《朱子功寿序》评说盐城人性格的几句:“东海之滨,土坚燥,人劲悍,率多慷慨英达豪侠诡激之徒,而恂恂退让之君子绝少”,盐城是出过张士诚的,盐城人的刚直确如板桥所言。到底是熟人知底。

汪曾祺先生引用板桥文字不少,《钓鱼的医生》中用过一副对子“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这两句文字与形象都生机盎然,农家小院菜畦之美生动浮现。老盐城县前街市幼儿园北侧有家饭店,门口挂了副楹联,也是郑板桥的,“白菜青盐侃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老板娘自述是盐城名厨苏鸿祥的什么亲戚。就这副对子,荒废的老街精神多了,突然风雅了。就为这一

副对子,去吃过几次饭。前些日子打老街走,饭店改成什么高潭泰店,猛

一看招牌不明所以,看看LED广告屏才明白是治鼻子的。让人一看就明白的那副板桥的楹联呢?

板桥与盐城的渊源

郑燮,号板桥,扬州兴化人。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十月二十五日子时出生于兴化东门外古板桥,这也正是他号板桥的来由。郑板桥的一生是为人之真、为官之善、为艺之美的一生!

从郑板桥的人生历程来看,似乎看不出他与盐城究竟有何渊源。盐城与兴化西部仅大纵湖一湖之隔,一个在扬州府的最北边,一个处淮安府的最南端。巧的是在盐城城厢老地名中有一杨家巷后改为板桥南巷,与板桥北巷一样,均以共有板桥而得名,此板桥实指木板桥,作为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风物,它和郑板桥出生地的兴化东门外古板桥一样,是为方便行人交通在河面上架设的木制桥梁,兴化与盐城一样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河多自然也就桥多,普通路道建桥以木材为原料,故而板桥就成了城内河道上的主要风景。当然盐城的板桥巷还有一无考之说,说当年郑板桥未入仕前,曾由兴化来盐并小住此地故得名,然而这也只是个传说,无从稽考。但郑板桥与盐城的渊源是确确实实存在,谁也无法改变的!少时的郑板桥即与盐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根据《兴化郑氏族谱》记载,郑板桥是兴化郑氏第14世,其父之本,字立庵娶兴化名士汪翊文女儿汪氏为妻。汪家当时居住在大丰小海,也就是盐城与兴化东部的连接带之间。这位汪氏就是郑板桥的母亲,小板桥三岁时,汪氏即病逝了。因此有《郑板桥判牍》板桥亲笔:母汪氏歿,系江苏淮安府盐城人,汪翊文室女,并无再醮,未经受封。如果此判牍真实存在,彼时的他已直接认定母亲为盐城人了。板桥少时常常去外婆家,聆听外祖父的教诲,学业多有长进,因此有“板桥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的说法,看得出,他对自己得自外家的血缘、气质及学养、熏陶十分满意,即便是到了中年,郑板桥40岁中举后,因不幸身患大疮,浑身不能动弹,只好落魄栖居在小海的外祖父家养病疗毒。

说起小海,除了外祖父汪家、儿女亲家康家,还有一段与朱家的世交之谊。板桥父立庵公在西团设馆教学时,常去小海造访当地名流朱子功先生,郑朱两家过从甚密。郑板桥41岁时因疮未愈未能赴京院试,继续在小海养病,恰值朱子功老先生八十二岁生日,板桥欣然作行书《恭祝子功八十二寿》寿序通屏十二帧,计604字,两家世交之情溢于言表,对子功先生的高风亮节推崇备至,更表达了对朱老先生长寿的美好祝愿。不仅于此,郑板桥还专门请挚友也是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绘了十二幅花鸟屏,与板桥的十二寿屏交相辉映一起赠送给朱家,这份弥足珍贵的重大礼,子功后人世代珍藏,直到1964年赠送给当地人民政府,由档案馆收藏,二十四幅名家真迹才得以完整保存至今,而成就了一段佳话。

板桥五岁时父亲续弦娶了临近兴化大邹的盐城郝荣庄(现属盐都)的郝氏进了郑家,成了小板桥的继母。如果说因为母亲汪氏,郑板桥与盐城有了直接的联系;继母郝氏则让青少年时的板桥与盐城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继母虽没有亲生母亲赋予生命的恩重,但郝氏从板桥五岁时进入郑家到板桥十四岁时去世的十年间,对少年板桥的身心抚育与人格形成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小板桥无论是到亲母的汪氏外家,还是到继母郝氏的外家,都自然少不

了郝氏陪伴他的慈爱身影。失去母亲内心孤苦无助的小板桥,天资聪颖,郝夫人十分喜欢,再加上她未有生育更对小板桥视同己出,常将他带至娘家郝荣村,随舅父郝振高在净土庵师从郝家族人郝梅岩读书。郑板桥在郝荣村刻苦读书的地方有一处四合院,房屋飞檐翘角、古色古香,使得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清馨典雅的气息,后来板桥在此待了很多年,所以自称自己的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这里的外家当然也有郝家的一份功劳。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份人生阅历,学成后的郑板桥起初也曾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于教书育人当个“孩子王”上,于是便在盐城西乡的沙沟(现属兴化)等处设馆授徒。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先生在盐城采风考察专门写了篇《舌尖上的盐城》,文中提到盐城最特殊的一道菜“板桥肉”。据他考证:郑板桥在盐城当过教书匠,他的故乡离盐城不远,可是再近也不能把学生当束脩(学费)送的鲜猪肉捎回家呀,郑板桥想了一个办法,把鲜猪肉用开水烫一下,用冷盐水浸一下,一下一下又一下,十几道工序后鲜肉变成咸肉,不但吃起来味道独特,关键还可以保存一段时间。没想到高主席考证研究得如此仔细,或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我们地地道道的盐城人,对熟视无睹的腌咸肉还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典故却浑然不知,但平心而论,经过冬天腌制、封冻的咸肉,来年的三春头上割一块下来,切成薄薄的一片片,拌入一些香葱或野蒜,放在饭锅里蒸熟,打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那色泽黄亮的皮和肉晶莹剔透,令人食欲大增,肉入口即化,皮又极有嚼劲,真正是难得的美味!这一美食看来还要感谢曾经客居盐城西乡教书的郑板桥,无怪乎在盐城西部著名的大纵湖风景旅游区内还专有一处郑板桥教书馆。

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于世的郑板桥之所以能成为扬州八怪的领军人物,一方面是源于他才华横溢,有着高超非凡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在于他高尚的道德品行,他对百姓极富悲悯之心,有着良好的政声和人格魅力。

在他任上有一教书先生来大堂告东家不付酬金,当即作了一联“四面灯,单层纸,辉辉煌煌,照遍东南西北;一年学,八吊钱,辛辛苦苦,历尽春夏秋冬。”既道出了教书育人的重要,老师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也写出了为师者的艰辛和收入的微薄。因为他也曾在年轻时做过教书先生,感同身受,羞得东家无地自容,大庭广众之下难堪地付了学费。他对和自己一样有着共同的人生追求和境遇的为官友人也常以对联提醒或共勉,在赠君谋父子一联中有“关心万姓祝年丰,多读古书开眼界”,只有年景丰收了,百姓才能过得好,这是他深入骨髓的悲悯情怀的告白。

寒山万里寻梅鉴,古渡千秋见板桥。弃官后的郑板桥恢复了特立独行的自由身,回到家乡后十年间的足迹虽以在扬州卖画为主,但对其童年、青年时代留下过美好回忆和深刻记忆的盐城,应该是偶有走动或小住的,所以盐城的民间至今还存有板桥书画真迹也就不足为怪了。